

南朝門第中人心態的探討

何啓民

(作者爲本校歷史系專任教授)

摘要

東漢重品德節操，而自曹魏以下，已完全改變，易代之際，能不忘故君，或不忍遽背故君，就算得上之忠臣，噴噴於人口，不必其以身殉。到南朝以後，褚淵、王儉等更利用改朝換代以求遷官受賞，更上層樓，不復再有東晉王導、謝安等柱石國家的大臣了。這種風氣的轉變，關鍵可說是在宋武帝劉裕。

劉裕幼時家貧，後從北府兵將領孫無終、劉牢之，卒以擁兵權而得天下。深知兵權之重要，臨終時，將諸兵鎮置於宗室近戚之手，而前此門第擁兵內脅之局告一結束，同時，他們對國家之責任也告一結束，此所以後來不再出現柱石國家之大臣。

門第雖去兵權，然而其他選舉、政治、社會、經濟、法律等特權仍然保有。只看門第，不問事功的結果，門第中人的心態有了一個大轉變，講孝而不再講忠，重家而不再重國。南朝之所以朝代頻頻更迭，門第之所以綿綿不絕，正是由此心態而造成。

世人討論中古門第，往往綜合各項記載而說之，以是爲其通性。用但具有此通性之中古門第，來解釋此數百年間事，雖然得到不少解決，也存在着不少困難。因爲門第但爲此一大時代中特殊的社會產物，不同於自然界之事物。從其大者，具有某些通性，再加探討，則同中有異，異中更復有異，各有其特殊之個性。唐初柳芳論氏族，將中古氏族，因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分別之爲渡江的僑姓、東南的吳姓、山東以及關中的郡姓、和代北的虜姓，更表其精神面目之特異處。因爲現存的只是節文，文字多有刪略，讀來不甚明了（註一），但是可以理解的，在不同背景下形成之門第，其精神面目正不必全然相同。異中求

同，求其大同，有其必要；然而同中求異，明其相異，然後知道這數百年間事，畢竟非偶然，同樣是件極有意義的事。

過去十多年，曾就文化背景，以及時空的不同，分別探討過喬姓、吳姓、郡姓等（註三），也泛論過渡江以後的南方門第（註三）。本文主要在剖析南朝門第中人的獨特心態，以及此種心態形成的原因和影響。

(一)

趙翼陔餘叢考卷十七六朝忠臣無殉節者條：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揚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爲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興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孚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耆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卽已噴噴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謝朏，當齊受禪時，朏爲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傳詔催令解璽，朏曰：「齊自應有侍中。」遂不赴，然齊受禪後，朏仍以家貧乞郡，爲義興太守。王琨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高帝卽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入宮。袁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聞東昏死，舉哀慟哭。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寄任，義不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乃悉遣其下，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執送建康，昂仍仕梁爲侍中，仙琕亦爲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北史：「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曾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卽當時人主，亦以爲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琕之被執，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烈士！」……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

人，則知習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

司馬孚以「大魏純臣」自居，朱瑒亦以之爲「魏室忠臣」；徐廣自謂「晉室遺老」，朱瑒亦視之爲「晉家遺老」。馬仙琕倡言當爲齊之「忠臣」，與袁昂並爲梁武目爲「烈士」，他們後來的作爲，在當時人的眼中，並不影響他們的「忠臣」形象。趙>Data北亦認爲他們不過「先守義」而「後失節」。以他們的一生來看，「失節」是很顯然的，此東漢光武所努力，因而樹立的新風氣——「氣節」，經曹操的當政，早已蕩然無存。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七西漢風俗條，以爲「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躋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遂而「風俗最美」的東漢，一變而爲魏晉，亭林之慨然興歎，固有其時代因素，然而此畢竟是一個事實，「節義」成了歷史的名詞，不再有人關心。從魏晉以迄於隋唐，「易代之際」，「能不忘故君」，或「不忍遽背故君」的臣子，是「甚難希有」的。偶有出現，則「噴噴於人口」，「不必其以身殉」。趙氏所舉的是「希有」的例證，正因「希有」，才特別標舉。如此稍微表現，即「噴噴於人口」，大部分人却仍然不願如此做而「甚難希有」，真是一件可悲的事。

六朝最重氏族，已爲人所共知，叢考同卷六朝重氏族條云：

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資臚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世風至此，國誰與立，可爲浩歎者也。

與前引「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兩者可以參看。這裏須加以說明的，是「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自屬「漢，魏易姓以來」，「久已習爲固然」。然而裏面仍有差別，「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與「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純爲兩件事，趙氏在廿二史劄記卷十二江左世族無功臣條云：

……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僕，裙履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宏、王

曇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市朝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之王宏、王曇首、褚淵、王儉等，則爲南朝大臣，分界顯然，不可混淆。而證之史傳，確乎如此。

永嘉之時，五胡倡亂，晉室之所以能渡江，立國江東，開中興之業，全然是由於琅邪王導，世說言語篇注引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
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史臣曰：

飛龍在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集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綏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夷、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

而陳國謝安，更在苻堅百萬大軍南侵中，獨擇大局，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史臣曰：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

如王導、謝安，正所謂「柱石國家」者，拯危亡，建中興。而褚淵、王儉則不然，反其道而行之，南齊書卷二十三褚淵傳曰：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

附褚澄傳：

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郡主，生澄。

同卷王儉傳曰：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大夫。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

以褚淵、王儉如此背景，理當忠於宋室才是，却不料他們非但對宋室不加護持，更促使覆亡，南史卷二十二王曇首傳附王儉傳曰：

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遺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

王儉之積極說蕭道成以篡奪天下，從早期之關係疏遠，未參機要，進而爲之策劃謀略，「謀謨之功，莫與爲二」。而褚淵亦早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心，非且不早爲之防，且加拉扶翼助，以成篡奪之事，南齊書淵傳曰：

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太祖餉物別，

淵又謂人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朝廷機事，多與諮詢，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

事亦見南史卷二十八褚裕之傳附褚彥回傳，彥回傳曰：

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同卷又附褚炤傳曰：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

在褚淵此輩人，視朝代更迭，正如同「將一家物與一家」般輕易，南齊書儉傳雖不具載事情始末，唯言「儉察太祖雄異」，傳又曰：

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間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墮簪，朝野慕之，相與效法。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

謝安。」蓋自比也。

以儉所作所爲，竟自比謝安，寧不令人驚奇。自然，這只是指人物之風流，非關其他。南齊書卷五十四高逸傳何求傳：

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

何點雖然只是譏嘲褚淵、王儉，却是二人的忠實寫照。南齊書褚淵王儉列傳史臣（梁蕭子顯）曰：

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旣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後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旣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旣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自東晉至劉宋以後，風氣何以有如此巨大的改變？宋武帝劉裕也許就是關鍵之所在。

(二)

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縣綏里人，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也。……家貧，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初爲冠軍將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軍事。

武紀雖稱其爲漢高帝楚元王交之後，並詳述其世系，實質上是毫無意義的。即使是真的，及裕生時已「家貧」，而能稱揚的，

不過「事繼母以孝謹稱」，在「不治廉隅」，又復「家貧」的情況下，唯有從軍才是可走的路子。先後追隨過孫無終及劉牢之，而此兩人，皆爲北府兵將領，晉書卷八十四劉牢之傳：

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琊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於肥水一戰，敗走苻堅的，即爲謝玄的這支北府兵。北府兵既爲太元以後晉室最爲精銳的部隊，遂與此後的政局，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劉裕出身北府兵，自然了解兵權的重要。他初立留臺，總百官，推司徒王謐爲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自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丹徒。王謐死，因劉穆之進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者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遂自領揚州，憑此而當朝執政。裕既有天下，以其子廬陵王義眞爲揚州刺史，鎮石頭。其後義眞爲司徒，以其親信佐命功臣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又徙義眞爲南豫州刺史，鎮歷陽，以拱衛帝室。中流之江州，是荆、揚之間的咽喉，又是揚州對荊州的屏障，裕以王弘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分荊州十郡爲湘州，以分其力（註四）。劉裕在時固緊握兵權，控制諸鎮，臨終時，爲後代子孫着想，亦作了妥善的安排，宋書卷三武帝本紀：

上疾甚，召太子誠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曰：「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台見軍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台見軍隊，行還復舊。

同書卷六十八南郡王義宣傳：

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

又卷七十八劉延孫傳附劉延寶傳：

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宋武帝劉裕如此做法，當然是深有感於晉室南渡以後的情形。因爲永嘉五胡亂起，晉室南渡，憑藉的是世家大族，尤其是琅邪王氏，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斠注引御覽二百四十八晉中興書曰：「軍國之事，無不諮詢。」）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覩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斠注引類聚四晉中興書曰：「王導謂從兄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猶輕。兄威名日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輦，敦、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覩之，旣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

同書卷九十八王敦傳曰：

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設無王敦以實力爲後盾，事情也許不會如此容易。而王敦旣有實力，不但王導處處遷就他，朝廷亦得讓他三分，導傳曰：

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因辭中外都督。

敦傳：

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置官，兼統州郡焉。

按文獻通考卷五十九職官十三都督條：

魏文帝黃初三年，以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總統內外諸軍。明帝太和四年，司馬懿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昭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武帝伐吳，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馬貴與此說，理論上不錯，實際則有問題。「都督中外」不過爲一虛名，王導所以固辭，當因如無足夠的實力，何必擔當此職位。多年以來，外重內輕之局已然形成，王導傳曰：

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斟注引世說雅量篇曰：「有往來者，言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斟注引世說輕詆篇曰：「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污人。』」注云：「案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

清周濟晉略表五方鎮表序云：

都督、監軍、督軍治軍事；刺史治民事。西都之盛，軍事爲客，民事爲主，然刺史多都督兼之，否者號爲單車刺史。南渡以後，單車益鮮。義熙中，劉毅有憾于庾悅，罷其軍府，悅以憤卒，風尚可知也。……泰始時，州不皆督，督唯一州，至如都監兼置，或都督外別置軍府。（如羊祜爲荊州都督，則罷江北都督，及杜預代祜爲都督，用兵平吳，復置江北都督。）皆因事勢，蓋非常典。其有一督而兼二州，則皆邊遠新造之區。（雍、涼、梁、益皆爲邊遠。寧州始置，則梁、益兼督；平州始置，幽州兼督。）太康元年，琅邪王俌，始以徐都兼青，是後，下邳王晃，亦以青都兼徐，乃是偃武修文，休息之象。傅咸表曰：「舊督唯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是知軍官貴希，未能逮省，姑且并之，非如後來，本州既有都督，旁州又來兼之，權勢相壓，使民命不堪者也。永興中，惠帝西狩，山東大亂，東海王越倡爲戎首，越弟虓先奪劉喬豫州，及敗奔河北，又奪溫羨冀州，遂以豫州刺史，自兼河北都督。懷帝初立，越挾嫌出鎮，遂以兗州牧

，兼督兗、司、冀、豫、并、幽六州。帝厭越橫，崇長青督苟晞，欲以制之，晞遂兼督青、兗、豫、徐、揚、荆六州，而民力、軍儲不可復問矣。南渡以後，豫、徐、江三州皆爲重鎮，紛紛兼督，多是僑州，或祇一郡，或祇一縣，唯荊兼梁、益、寧、交、廣，乃爲實土，是以上流偏重，卒成王、桓之變。

外鎮在形勢上、兵力上，財力上，皆遠勝過朝廷。造成這種外重內輕的局面，一方面也是由於渡江以後的朝廷，由於豪族的蓄藏，編戶的減縮，既無錢，也無兵，晉書卷四十三山濤附山遐傳：

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

又卷八十八顏含傳，含曰：

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豐。

朝廷之窘困，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卷二十六食貨志：

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賤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

卷六十五王導傳：

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

卷八十一劉胤傳：

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

卷六十九劉隗傳附劉波傳，引波上疏曰：

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

財政匱乏，軍隊亦欠缺，卷六元帝本紀，太興四年五月庚申詔曰：

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刁協更建議發奴爲兵，卷六十九協傳曰：

南朝門第中人心態的探討

發奴爲兵，也就成爲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的萬靈藥了，卷七十三庾亮傳附庾翼傳曰：

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於是，並發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卷六十四簡文三子會稽文孝王道子傳：

元顯性苛刻……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

朝廷的窘迫，由於權去公家，編戶減縮。而此一事實，也爲世人所共認，晉書卷一百十七姚興載記上，韋華對姚興說：

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

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

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凌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

卷四十二王弘傳史臣曰：

晉綱弛素……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

又卷三武帝本紀史臣曰：

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臺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

朝廷之所以如此，追其根本，莫非由於門第，梁沈約修宋書，一再指出這點。朝廷既無力控制重鎮，而往往爲重鎮所遙制。劉裕之所以遺詔，將「去都密邇」的「京口要地」交給「宗室近戚」；「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更「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原因即在於他之所以能拔起，爲能控制這些重鎮，而不想歷史之再度重演。

(三)

但是，我們要知道，問題並沒有如此單純。從魏晉以下，士人由於九品官人法之實施，「上品無寒門」，享有選舉上的優勢，同時，也取得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他們不需要才能，也不需要努力，藉家族的背景，取得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平流進

取，坐至公卿」，如此更可以遠避政治上的迫害，享清高的名譽，文選卷四十九干寶晉紀總論曰：

今晉之興也……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自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注引干寶晉紀曰：

以劉弘領荊州，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世說賞譽篇注引名士傳曰：

庚顥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起吐異，而禍禍繼之，顥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文選卷四十六王文憲集序注引漢晉春秋曰：

元康七年，以王戎爲司徒。是時，王夷甫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晉書卷四十三王戎傳曰：

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采。

世說儉嗇篇注引戴逵之論曰：

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患，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晉書本傳亦由是而論曰：

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鑿謗之節。

又世說輕詆篇注引八王故事曰：

夷甫雖居臺司，不以事務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

然而及永嘉亂起，中原門第不願在異族統治下苟延殘喘，多有拋棄多年經營的家園，或一人，或多人都，甚至聚族南下渡江，投向他們視之爲蠻荒的異國境土——江東。這些永嘉流人南下的主要原因，與民族意識有密切的關係，楊佺期事可作爲旁證，晉書卷八十四楊佺期傳曰：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

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

是觀望，還是別的意圖，「晚過江」成爲弘農楊佺期被江東貶抑的主要原因，可見南下的人士多少是由於民族意識而渡江的。晉室的中興既靠的是門第，大權旁落於門第，也是很自然的。門第中人，不但享有選舉、政治、社會、經濟、法律等各種特權，且擁有兵權，這是與過去門第大不相同的地方。在北方五胡勢力日形擴張，作爲終的目標的江東晉室，兵力和財力都顯得有所不足，而門第既擁有兵權，也同時承擔了保衛國土的艱巨任務，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史臣曰：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展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

「兼將相於中外」，何等風光！而「系存亡於社稷」，何等責任！而謝安之性格，本非權力自重的人，史臣接着說：

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

但等到強鄰壓境，風雲變色，以他當日位地，何能逃避責任，而不加聞問！

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紱，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移。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

，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處謀，宴衍而清羣冠，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

有權力，也帶來了責任。在這動亂的大時代，國家的基礎又如此的脆弱，內憂外患，層出不窮，却能維持百年，成爲漢唐間的最長一個皇朝，豈是容易的事！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八東晉將相條：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

竟不能窺江、漢，苻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概可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熲、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眞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閫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天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

就所舉，無論爲相爲將，門第中人比例最大。主國政，理百廢；荷閫寄，禦強鄰。無論爲相爲將，大半爲門第中人，自是事實；而荷閫寄者如王敦、二桓，初則遙制朝廷，終則謀亂，亦是事實；劉裕能專政，且終以取天下，又何嘗不是事實。劉裕深知其中道理，他以北府將領，固能掌握一切，其後世子孫就難說了，所以生時的處置，臨終的安排，以他的角度看來，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對久掌兵權的門第中人來看，又將如何？

「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有權利斯有義務，有權力斯有責任，尤其是兵權在手，則對社稷存亡，何能置身事外？因之，當門第兵權解除之日，即是門第對社稷存亡責任解除之日。（註五）這似乎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是，在晉、宋之際，却真是如此以非爲是。因爲從這時起，門第中人在南方王朝不再擁有兵權，也從此不再出現「柱石國家」的大臣。

（四）

當劉裕拿去門第兵權，却並沒有剝奪門第其他像選舉、政治、社會、經濟、法律方面的特權，這可能因爲門第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對於像劉家這樣一個新興的皇室，在統治方面尚有其利用價值。只要有家族背景，就能享有這些特權。兵權的解除，使他們解除了對國家的責任，同時，仍能享受其他無盡的特權，因此，門第中人並沒有任何不滿或反抗，反而樂於享受他

們應有的權益。北府兵權雖由謝玄所創立，其後北府將領相繼拔起，兵權早已自然轉移，自更無人對此表示關心，不滿，和反抗。

他們現時所關心的，是如何維持其家族地位，甚且更加提升。至於皇朝的更迭，那是別人的事，何關於我。但是他們關切皇朝的更迭是否能給他們帶來新的利益，諸如職位的升遷，爵級的封賞，以及增添更多的特權。而最好的打算，莫過於以「勝國之臣」，一變而爲「興朝佐命」。如此一來，他們非但不受因改朝換代，而喪失原有的地位和權益，反可進一步地，改善他們現時的處境。爲達到這個目的，他們煽動，鼓勵，且協助他人來篡奪天下，如前引褚淵、王儉之於蕭道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用心險惡，雖有褚炤、何點等人之譏刺，在絕大部分人心目中，對他們只有羨慕和崇拜。齊高帝事後的感觸，在談笑間灰飛煙滅，與漢光武的表彰氣節，用心良苦，完全不同，而齊七主二十四年，即爲梁所篡奪，未始不由此故。

唐修晉書卷八十九爲忠義傳，序曰：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凡貞心於歲暮，據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抑其微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權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姦凶放命，戎狄交侵，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緯引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卽敍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入忠義傳者，嵇紹以下凡二十五人，另附傳二人。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史部雜傳收有：

忠臣傳三十卷 梁元帝撰

忠臣傳三十卷 梁元帝撰

顯忠錄二十卷 梁元帝撰

顯忠錄二十卷 梁元帝撰

顯忠傳不見於梁書卷五元帝本紀，全梁文則作三十卷。全梁文卷十六元帝二，收其上忠臣傳表：

資父事君，寔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親之節；進恩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初學記作「恩義」）致極。臣連華震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宸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

卷十七元帝三忠臣傳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

梁元帝蕭繹所撰忠臣傳三十卷，顯忠傳二十卷已亡佚，藝文類聚、初學記間存忠臣傳佚文，嚴可均全梁文所收，除前引二文外，卷十七尚有死節篇序（藝文類聚二十），諫爭篇序（藝文類聚二十四），卷十八有記託篇贊、陳爭篇贊、執法篇贊（藝文類聚二十）。在蕭繹上忠臣傳表、忠臣傳序，可以知道他特別強調忠孝之間的關係。而所以撰忠臣傳，在於當時「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這是事實，不要說專書，即使梁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唐姚思廉的梁書、陳書、李延壽的南史，亦均無忠臣傳。可見劉宋以後，確乎與晉不同，忠臣已不存在。梁元帝雖撰有忠臣傳三十卷、顯忠傳二十卷，由於亡佚，並不能證明南朝有忠臣。不是說南朝絕對沒有忠臣，只是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李延壽等認爲在此一時代，無人可入忠臣傳。在梁元帝時代，史家雖衆，史籍雖多，亦沒有人撰忠臣傳，蕭繹這才發憤撰此二書。同時，宋書有孝義傳，南齊書有孝義傳，梁書有孝行傳，陳書亦有孝行傳，與忠臣傳的欠缺，形成極強烈明確的對比。顯示此一時期，「忠」的意識，早已爲社會所普遍唾棄，所淡忘，不爲世人所重了。而一般所看重的，是「孝」。這與看輕皇朝的更迭，而重視家族的興

旺，是一致的。換句話說，門第中人而今重「家」而不重「國」，講「孝」而不講「忠」了。

重「家」講「孝」，兩漢已然。不過在當時，這並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重「家」更重「國」，講「孝」也講「忠」。「家」爲「國」之基本，「國」爲「家」之擴充；「孝」爲「忠」的初步，「忠」爲「孝」之發揚。而今，却去「國」以就「家」，遺「忠」而言「孝」。沒有事情比「家」更重要，有「家」斯有一切，而「家」的維持，則有賴於「孝」，有「孝」才能維繫這個「家」。

（五）

重「家」，家族的一切，莫不看重，他們的「祖先」，他們的「姓氏」，他們的「著籍」，他們的「門戶」，他們以他們的「門第」爲榮，爲他們所擁有的這一切爲榮。每一個「門第」，莫不有他們獨特的「家風」，獨特的「家學」。門第中人就在這種獨特的環境中，自然成長，在孝弟的環境中，自然成長，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篇曰：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江東門第，在這方面，是相當可取的，也是北方門第所不及的。因爲無形的薰染，較之有形的教育，更爲有效。一般來說，他們是有教養的士大夫，他們了解他們門第的地位，他們自身的地位，也了解他們該如何做，他們具有自覺的優越感，宋書卷六十荀伯子傳，

穎川穎陰人也。……伯子常自矜蔭籍之美，謂（王）弘曰：「天下膏腴，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以他們門第的背景，他們該做什麼官，當然，做的官需要加以選擇，選擇那些非事務性的「清官」，初學記卷十一•祕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誇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南史卷五十六張續傳：

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職，例數十日便遷仕。

梁書卷四十九庾於陵傳：

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爲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

婚姻要選擇，選擇那些「門當戶對」的對象，宋書卷五十三謝方明傳曰：

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

南史卷三十六江蒨傳：

僕射徐勉權重一時。……因蒨門客翟景爲子求婚於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又爲子求蒨弟茸，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

陳書卷三十三王元規傳：

元規八歲而孤，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縝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乃止。

卽十二齡童，亦知非類不可通婚，前引楊佺期，卽以「婚宦失類」，而被排抑。不僅如此，他們連交往亦要選擇，選擇那些家族地位相當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路淑媛傳：

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將軍瓊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瑗之及弟休之、茂之，並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贈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舉。」

又卷五十七蔡興宗傳：

時右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

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事。」五十年中，有此三事。

文卷四十六張邵傳附張敷傳：

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

南史卷三十六江穀傳：

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穀、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穀，登榻坐定，穀便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穀風格，不爲權倖降意。

不爲富貴低頭，不爲權倖降意，若能如此，非但能保持他們的門第地位，也使得他們本身，受到世人的尊重。他們所擁有的，是爲全社會所認可的，天子可給予人以政治地位，却不能予人以社會地位。因此，門第中人只要擁有他們的家族，就擁有一切：名譽、地位、和特權。他們不須要努力，不須要表現，他們就是他們，不須要證明些什麼。在長期的順境中，如同溫室中的花草，他們早已喪失了他們求生的本能，不但不學無術，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褥，憑班線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笞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

且無能治事，梁書卷三十七何敬容傳論曰：

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歸鄙俗。是以朝經廢于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

陳書卷六後主本紀論曰：

自魏正始，晉中朝已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於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

而南齊書卷五十六倖臣傳劉係宗傳：

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

說士大夫之無能，可謂至矣。而門第中人念念不忘的，只是他們的門地，他們的身份，他們的特權。他們關心他們自己，關心他們妻子，關心他們門第，就是不關心他們的朝廷，不關心他們的國家。

從東晉到劉宋，門第中人因喪失兵權，因而喪失了對國家的責任心。從此，他們的心態有了一個大轉變，講「孝」而不再講「忠」，重「家」而不再重「國」。當我們翻閱這一段歷史，看到朝代頻頻更迭，門第綿綿不絕，可以了解到這一切畢竟不是偶然的。

註釋

註一・柳芳之論，見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林傳柳沖傳，及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在這論中，柳氏首先將中古氏族區分爲僑、吳、郡、虜諸姓，爲後人所沿用。柳氏又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婬，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是因地理及文化背景不同，顯示了不同的性格。此論不但無名稱，且爲宋祁所節，在拙著中間有論及，而在柳芳氏族論中的一些問題（國際漢學會議論文，民六十九年八月）中始作詳細的探討。

註二・如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原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二十六期，民六十一年十二月），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原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二十七期，民六十二年五月），五胡亂華時期中的中原郡姓（原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三十二期，民六十四年十二月），三文並收入中古門第論集（民六十七年元月，學生書局）。

註三・民六十二年，首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之邀，對研究所的同學講了次「南朝的門第」，講稿發表於食貨月刊復刊三卷五期（民六十二年八月），先後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一輯（民六十五年十一月，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中古門第論集（民六十七年元月，學生書局），國立

政治大學中國通史教學研討學編印中國通史論文選（民六十八年九月）。

註四・參考陶希聖中國法制之社會史的考察——漢律系統的源流（民六

十八年十二月，食貨出版社七頁五三四一六。

註五・孫以繡王謝世家之興衰——我國門閥政治之一「個案」研究（民

五十六年十月，三民書局）六、王謝世家之衰退一章中，首先即是兵權逐漸喪失（頁一六三一六），毛漢光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清華學報八卷一、二期合刊，民五十九年八月（頁二四八一二八三），二氏均提到此一問題，由於角度及觀點之不同，結論也大不相同。